

北平歷史上

平民游賞地紀略

金受申

水亭歷史

水亭民游賞地紀略

## 北平历史上

### 平民游赏地纪略

金受申

曩者双阙巍立，九重威尊之时，宫禁森严，上苑不开城，内除酒肆戏园外，几玩游赏地。而文人学士，短袖黄衫者流，又雅不欲争逐酒肉声色，于是城郊名胜，遂为驻马听歌，赋诗饮酒之地矣。时过境迁，昔日胜迹，今为丘墟，昔日禁掖，今恻闾闾，能勿抚然，不佞生斯食斯，愿将郊垆胜地，写为短文，一以为班孟坚西都师范之思旧。以寄民慨，以为作此平志之参考也。

上龍 下龍

‘南城茶叶北城水’，乃三十年前旧京俗谚也。盖三十年前洋井未兴，自来水未有，北平饮水，率分为‘甜水’，‘苦水’，‘二性子水’三种，甜水为泡茶之用，然不可多得，故只中上人家能有之，苦水用以泔米洗菜澣衣，二性子乃普通饮料也。甜水既难得，遂有泉水来源之分，内廷在乾隆以前用平西寿安山泉水，即今卧佛寺青年会宿舍所用之水，乾隆以后用玉泉山水，即所谓黄包袱水车也，王公府第用朝阳门内大甜水井水，及安定门外上龙下水，上龙下龙即所谓北城水也。上龙下龙不过百步，上龙北而下龙南焉。二龙出安定门西北行里许，泉水甜美，较洋井水及

自來水遠過之，清盛時井北有廟曰興隆寺，寺北有池水可百畝，西為平林，風景絕佳，內有文王樹一株，系數百年古物，仲春生花，清香瀰永，寺僧烹上龍水泡幼芽茶以享客，推窗南望，古柳疎枝，新蘆繞垣，茅舍竹籬，綠波回映者。即上龍也，而春郊策衛，雉堞殘陽尤足系戀，迄東四牌樓北十二條胡同洋井成，復值風聲鶴唳，國體將更之時，舉世憤憤，誰復能知惠山之美，二龍于焉以廢，今則下龍已圯毀，古井不波茅舍為墟，只上龍仍聞桔槔聲，不過飲馬灌畦為鄉人飲用而已。昔傳二龍乃大甜水井，每日各進水資大寶五十兩，尤增人今昔之感。

## 红桥

红桥在东直门外三里许，即元故城广熙内外地也。城内游憩地未辟之前，故都人士率多载酒征歌于此，曰红桥，实无桥有井亦甜水，然不若二龙，井北有二荤铺（故都饮食之所有饭庄，饭馆，二荤铺，大茶馆，酒缸之分，二荤铺乃一卖熟菜，一由饭客持肉菜来，彼可代做，故曰二荤铺）。门面五间，五间到底，共二十五间，前后各搭凉棚较东兴楼尤宏大，铺南向，两旁列肆，若通衢，春末至秋初上自缙绅大夫，下至负贩走卒，皆来此乘凉，或演奏十个闲，东城调，西城调，北城调，八角鼓，快书，岔曲，太平歌词等，聆之别

具风趣，好事侗之士或携妓往，饮饌之精，不下城内，较今北海等处只差眼福而已，更有人集诗会于此，飞笺敲句，亦风雅之道也。又有于此集二三素心作叶子戏，借以谈心者，迄落日衔山，归人又仆仆于道路矣。今则该铺及两旁列肆已无片瓦，只肆前旧井犹存，村人植新柳四株于井上，风来摇曳，彷彿鼓板轻敲，歌喉乍起者。予往持先严饮柳泉居苦清酒于此，忽忽又三十年矣，噫！

### 满井

满井距东直安定二门皆不足五里，在土城广熙门内，与红桥隔土城相望，井凿于元代，盛于明代，废于清代，井

位于土坡上，泉水清澈，常高于井，可以掬饮，所奇者此井不在隰原，而在高阜，隰原诸井，泉水反低落，近代只以水满水甘知满井，而不知有明一代，亦曾如清代红桥煊赫、一时也。尤以明委公安派文人袁中郎刘同人诸公，时徜徉于古井之旁，且以幽默清峭之笔，写为文章，今春予为访名人游屐，策蹇一游，只见古井清波，榆柳数株，麦翻绿浪，菜绽黄花而已。昔日胜迹，亦如今之红桥也。刘同人满井云：‘出安定门外，循古壕而东，五里，见古井，井面五尺，无收有幹，幹石三尺，井高于地，泉高于井，四时不落，百亩一润所谓滥泉也。……而满井旁藤老鲜草深烟中藏小亭，

昼不见日，春初柳黄时，麦田以井故，鬣毵毵且秀，游人泉而茗者，壘而歌者，村装而蹇者道相属，其初春首游也。袁中郎以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己亥（公元一五九九）二月，游于满井，所记虽多描写题外景色，然于‘偕数友出东直，至满井，高柳夹堤，土膏微润，一望空阔，若脱笼之鹄，于时冰皮始解，波色乍明，鳞浪层层，清澈见底，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……柳条将舒未舒，柔梢披风，麦田线鬣寸许。游人虽未盛，泉而茗者，壘而歌者，红装而蹇者亦时时有。数语中，可见满井途中风景之优美，及游满井者之胜也。今则老藤小亭，已无一木一枝，至所谓

泉而茗者，罍而歌者，红装而骖者，更闾无其人也。而东直门沿堤高柳，虽时伐时植，然距今数年前，仍有如中郎之所云，今已于遗教造林下伐尽矣，桓温见柳而涕，伐柳或免人之系思耶。

## 二闸

元代定都燕京，辟通惠河于城东，以联络北运河，而利漕运焉，通惠河起于北平东便门，止于通县，长四十里，分五闸以约束水势，调节水平，在东便门曰头闸即通惠闸，其东四闸曰二闸，高碑店闸，花闸，普家闸，清代故都人士，每当盛夏，辄连袂以游二闸为乐，二闸距城不足五里，有

小船可以代步，在民初以前，且有船可北通朝阳门，东直门，然不若东便门至二闸之风景及水阔也，头二闸间水深及丈，浅亦逾六尺阔可十丈，两岸芦苇掩映，高槐疏柳，三两村舍，点缀其间，五六月间游船徐行，鱼跃船头，水鸟掠过，而蝉噪林杪，尤有幽趣，余以为最系人思恋者，乃在拉船縴绳者之曼声唱縴歌，一二老人立船头歌散曲，小歌风雨归舟及欧阳修秋声赋，乃渔光曲所不逮者也，二闸两岸列肆，酒旗茶招飘，摇于密树间，以大花障及闸头望海楼最有名，每年游人盛时，肆主辄招歌者，以娱游人，十不闲八角鼓，乃最引逗人情思者，又于一二节令，约请

香会助兴，闸上演秧歌，少狮吸水，调笑惊险，趣味盎然，豪家贵族，载酒船上，竹肉相杂，殊使人榜女乡装羨煞也，二闸闸水悬瀑高二三丈，雷声奔腾，珠飞沫溅，洋洋大观，使船小儿游泳闸口下，能出入水帘，有掷金钱，辄入水寻得不爽，或掷戒环约酬资重资者，亦莫可或失，其淳朴与技巧可爱也。更有技高儿童，能立岸树之杪跃入水中作戏，则例须增其酬资，至夕阳映水，荡漾金波时，则归棹又伊哑水上矣，总之游人自登舟起至回城下船止，溽暑不能侵其斯须，诚避暑佳地也，自漕运废二闸始衰，上苑开放，二闸再衷，今则大花障不知何处所，望海楼已圯无片瓦矣，

余以为今日仍有清幽趣者，乃深秋买舟小泛二闸高碑店闸，水深益阔，蓼红芦白，而两岸江枫作，殷红色御薄衿衣，于二闸酒肆烹厚鱼，把酒船头，不啻在江南画图中也。

### 城东北著名野茶肆

麦子店在东直门外东三里许，为故都人士清风明月垂钓之地，有苇坑大数十亩，盛夏之时凉风侵人，几疑初秋，有钓鱼癖者，持竿环坐塘边，塘北有茶肆，代办酒食，钓者得鱼，率交茶肆烹治食鲜鱼者，无以逾此也。清晨有清宫饲鱼之鱼把式，在附近小塘抄取鱼虫，青虫苍蝇，种最完备，故北平养金鱼者，盛称麦子店焉。

北窑在东直门外东北八里，尚家楼西坝河之北，为北平著名大砖窑，因造砖用土关系，掘成窑坑广大数顷，深处逾五丈，水既阔深，鱼亦硕大钓者亦喜于此钓竿也。窑之附近杳无人家，故喜幽僻者辄舍麦子店而就此，常见裸钓坑边者，洒脱可喜也，窑西有茶肆曰窑西馆，钓者得鱼亦于此烹治，或遇风雨，则二三渔翁抱膝啣杯，食冷食野藿，为终日旨酒膏粱者，所不易梦见之境也。

六铺炕在安定门外五里许，北方土床曰炕。有茶肆列土炕六，以为品茗者休息偃卧之所，实则聚茶客为叶子戏之用也，初夏以徂，城内中产人士，相约来此小赌，三五

同心，手托叶子，为最能消磨岁月之‘开赏’，‘打十胡’，‘梭胡’，以为太峻急，不屑为也，故其赌不在金钱，而在遣送流光也。胜者例出资饮酒，蝉声渐歇，蟹鸣继起，散发举杯，别有天地。

三义口在德胜门西北三里不足，以其分向海甸及向西直门二路，故曰三义口，有茶肆，为行人驻足之地，城市闲人，间或一往，肆周茂树，夏颇阴凉，听野老话桑麻，亦一消闲地也。

总之生活程度增高有闲阶级减少，加以人之观感，渐移向竹肉方面，遂使极普罗之野茶肆，遂渐消灭，上列四

地，除六铺炕外，均能勉强保存，诚非易事也。

## 金鱼池

金鱼池在天坛北，金台书院前（今为市立金鱼池小学，即第十六小学）金代所凿，有瑶池殿，名其池曰鱼藻池，殿久圯，明代更其名曰金鱼池，明人帝京景物略谓池阴一带，园亭甚多，是亦饮宴游赏之地也，清初诗人翰苑词客，尚有于此雅集，赋诗联句者，王横云王渔洋诸先生，皆有诗记之，名人笔记，亦盛称金鱼池之风景，如‘池边绿柳掩映如画，泉水清洁，游鱼可数’，又如京尘杂录称‘金鱼池在昔盛时几，如唐之杏园风江，今则已无酒肆，但有媯舍’，清

代末叶，金台书院分题校士，量其月艺，林琴南任山长，提昌风雅，输入新知（如月艺题苻坚，拿破仑合论等）对于整洁黄舍，不遗余力，于是金鱼附近之污秽一清，厥后学校成立，权威不及校外，学校累患以南秽气袭人，今则金鱼池之东西北三面为市肆民舍，及小规模工业组织，如纺羊毛，织洋袜等，南为天桥东大市东端，且为天桥秽水沟之尾间，于是鱼藻池瑶池殿不可再见，垂杨茂柳不复得，只养鱼为业者，仍辟池蓄鱼以待善价。所种之鱼大体分三种，（一）食鱼，为平东二闸高碑店花闸等鱼坑所养之厚鱼草包鱼及鲤鲂之类，或放于池中，随时网取，惟厉

禁数罟，或放于大荆条篓中，约其出口，沉于池中，此率皆较大之鱼，可以脱售者。（二）红鲫鱼，即北平担盆入市，呼售之小金鱼，北平中下人家皆思购取数尾，置之几案间，此鱼不择食，不择地，最易生活，且其值甚低，是以人多乐购之。（三）金鱼即普通所称龙睛鱼，其实种类繁多，不必尽龙睛也，龙睛不过其一处而已，其他尚有望天鱼，绒球鱼，五彩花，紫蓝花，蛤蟆头，紫龙睛，蓝龙睛，墨龙睛，白龙睛，不下数十种，种最名贵，价亦奇昂，蓄金鱼多用盆，盆以瓦质为佳，缸质次之，木质又次之，瓦质以大八套，六套，四套分其大小，以馒头沿直沿分其形体，总之以陈旧为上乘也，每

日换水，必先贮水空盆日光晒之，使其温度相等，方不损鱼也。食料，幼鱼食灰汁（即熟蛋黄）成鱼食虫，虫类甚多，大体分青苍二种，青虫体大，鱼不善食，且易浑水，故以苍虫为佳也，养鱼之法多且难，非寝馈其中者不辨，北平养鱼者甚多，除私人外，以中山公园北海公园金鱼池为最佳，两公园鱼系非卖品，种亦不及金鱼池多，故嗜养鱼者，仍宜问津金鱼池也。金鱼池虽随时代衰落然，四朝遗迹，且有锦鳞新趣不少，并无票价，任人观览，亦最普罗者也。

### 高亮桥

高亮桥本名高梁桥，明人文章皆记如此，清人附会高

亮赶水神话，遂易名高亮桥，桥在西直门外北关长河尽头水过桥东行分为南北流，即护濠水也，桥建于明代，袁中郎袁小修刘同人皆有文记之，称胜地焉，水自玉泉山流入昆明湖，复出东闸门迄于高亮桥，是谓长河。河长几二十里，清盛时疏濬最深阔，西后为乘小火轮用也，沿河皆植高柳，颇鲜杂树，荇藻参差，游鱼呷喋有声，清社既屋，上游多植菱芡莲藕之属，予於庚午初秋凌晨由西山返城，白露未晞，莲香四裊，团瓢犹有鼾睡声，沁我心脾，不能忘也，桥侧有旧式楼房一座，以设茶寮，兼售酒食，颜曰长河楼，盖率真也，自早春解冻至水始冰地始冻之时，品茗

者，敲棋者，小酌者，不绝于途，尤以垂钓者为最多，除疾风暴雨外，虽斜风细雨之时，亦必撑伞或立密树间展纶丝焉。近以钓者逾多，有善钓者，备竿数件。供人借取，小取酬焉，予於癸酉夏由青龙桥归途遇雨，登长河楼索热酒以驱寒，酒酣借钓竿抱膝河干，半日不得一鱼，相与大笑而罢。后闻钓鱼名家郭松亭丈谈，长河幽僻，颇宜垂钓，且佳鱼甚多，最易上钩，然其地下在桥旁，不在船坞，乃在万牲园后，芦荻丛中，此桥在明代如清代之二闸，以献技曼歌胜，在清及近日以清幽有诗趣胜，虽皆造成堕落人生，总之泾渭自分流也。

## 葡萄园

葡萄园在朝阳门外，傍河而立，北距东直门二里许，南距朝阳门不足一里，主人为废清世戢云骑尉，入民国后，辟园于此以种葡萄，园大数十亩，有葡萄百余架，各种咸备园北端有精舍三间为主人读书宴息处，精舍前植杂花，周匝植葡萄，有鹅卵石小径，以达园南过所，园西为护城河，南及东为菱角坑之菱塘荷塘，柳阴来风，四面掩映，短垣竹篱，柴门临水，每当盛夏，菱实藕花，清香四溢，民五以后洪宪失败，主人目击国事日非，只有清谈，可以免俗，乃辟园南临荷塘隙地及过所为茶寮。挑茶招而卖茶焉。

环塘缭以短篱，植以芎藭，设石质土质之桌及座位，以供品茗，主人称石桌之石为圆明园故物，然歟否耶，殊不可知，人多或风雨之时，过所为其所需，城市文人及喜静之士，辄来此遣日，由东直门来此，乘船可直达门前，所费不过大洋二分，更有文人于此组织棋会，诗社，诗钟社，谜语社，酒会等，棋声杯影，敲句联吟每星期轮流举行无虚日，诚一时风雅盛事也，棋会每日皆有，围棋象棋皆备，诗社诗钟社社员须先期加入，临时参加，须经社员同意，曾记民十前某年夏，诗钟社正开会，白藕青瓜，菱实芡米，举杯相属，浅酌低斟，呕心血造警句之时，忽一皤然老翁拄杖

携童，翩然蒞心，众皆愕然，童子唱次篆，乃知为大诗人湖北恩施樊樊山先生也，先生畅论诗歌风调，和易动人，众引为幸事，谜语社由董癡公诸君子主持每星期日午后集会，各出佳作，悬于壁间以俟射复，风格纯为北派谜语，谜底为十大章回小说目录，及笔记小说目录，小说中人名别号，戏名伶人名等数十种，钩心斗角，各尽其妙，诚消夏良法也。葡萄园谜社民十前名莲花别墅谜社，民十一年以后名谜语俱乐部，同时北平爱好谜语者，纷刊谜报，各日报亦以刊谜语为文艺栏主干，风起云涌，极尽一时之盛，予忝附骥尾，窃闻风雅，曾记佟池晖丈葡萄园诗有句

对平民化也惜哉。

### 菱角坑

菱角坑在葡萄园南，仅隔一水，菱角坑亦三面皆水，西临大河，全坑分二部，西部连陆地，东部如小洲，高轩五楹，有花木竹石之胜，有桥可通西部，环水广可二百亩，遍植菱芡荷花之属，西部建戏台，每于夏日（端午至中元）招小戏班于此演唱，盖鼎革从后二闸衰落，妇孺又不喜聆大班戏，此则专以能调笑及易于了解之短剧，或北平实事剧，或变戏法唱八角鼓等以为号召，在生活程度平衡之民初，成绩尚不恶，为北平平民家庭游赏之地，其演剧角

色如徐狗子（已故）奎第老（奎色垣）连辑五等，亦深印入市民脑筋，昔盛时，且于大门内设饭馆酒肆，后终不继，东部小洲为主人禁裔，游人不得入内，菱角坑乃俗名，戏园颜曰荷花汀然询之他人，只知菱角坑也，坑主人为北平步军统领衙门左翼总兵申振林君，即副执金吾也。民十四以前，郊外警察未成立，地方治安由步军统领所属五管二十三汛负责，是以郊外娱乐场所，虽不免地痞滋事，然在菱角坑则安静异常，因之故都仕女喜其既无地痞滋事又离城太近，及剧情合乎脾味，乃趋之若鹜也，国都南迁，城内娱乐场所增加，菱角坑于是一蹶不振，近年夏日

虽偶露演，亦仅能抵开销，主人禁脔之小洲，已辟为平民茶肆，予偶过城东息足于此，乃知除少数固定茶客外，来此品茗者殊不多见，呜呼，平民游赏地又将成北平历史上一微痕矣。

### 积水潭

玉泉山水循长河东流，过高亮桥南流为阜成门西更门之外城护城河，东流为德胜门安定门之内城护城河，水至德胜门西为松林闸所约束，避遂自水关入城，过桥绕汇通祠小山，东南流汇为积水潭，潭大逾千亩，水颇澄洁，潭周古寺林立，文人别业甚多，沿岸高柳茂密，风景绝佳，

积水潭元史河渠志名海子，燕都游览志各莲花池，因有  
庙曰净业寺，亦名净业湖，明代诗人称北湖，明代士人  
称水关，今则通称积水潭焉，元代既辟通惠河以利漕运，  
城内则开河直至积水潭，画舫歌船，舳舻十里，明代改筑  
京城，宫禁南移，城内水道遂废，三里河东河漕遂成历史  
上名词矣，积水潭既以刹名，又以莲名，五六月荷花盛开，  
喜喧阗者则趋之十刹海，喜幽静者则来积水潭。元明清  
三代文人，恒喜于此诗酒联欢，如明代之定国公别业，刘  
百世镜园别业，米万钟漫园，苗君颖湜园，以外莲花社虾  
菜亭，均有各一时，潭南有普济寺，面曲巷，背潭水，即所谓

高庙也。寺建于明代，有正德间重修碑，近人郑瑑诗注称寺有白海棠高数丈者五六株，亦佳地也。道光咸丰间麟见亭先生著鸿雪因缘称，当时寺僧辟后阁，置茶酒以款游人，轩窗洞敞，莲香入户，盪人胸襟，今则红墙一带不见当时旧窗棂也，匪通祠建于潭之西北小山上，浅水绕山，遍植杂树，最为凉爽，近为黄君租去以为别业焉。祠在元史称龙王堂，后为镇水观音庵，清高宗更为今名，祠不大只一进，予于民十前后，例于寒风尚冽之。上元及荷浅菱老之中元，与心数人坐祠前石上待月，月映洁冰，别有仙境，祠后有星殒石，尤佳妙，史志及诸家记载积水潭四

周刹宇甚多，今除滙通祠外循北岸東行有太平庵已残毀，不知建于何代。明崇禎时掘行得碑，知此地為太平庵旧址，遂重建太平庵焉，再東為三官廟，小廟已残旧，再東為净業寺，旧為智光寺旧址，寺建于元明間地最宏敞，門臨外岸不數武，為游人息足之地，再東有破刹殿已无椽瓦，只有佛象三尊，已不辨寺名，最后為德勝橋之鎮海真武廟，水地橋即為十刹海，最有名之太极拳嫡傳王矯宇先生即寓此廟內，廟无他佳，备格而已。积水潭除古刹莲花外，足令湖山生色者，即東岸文字声韵學家王小航先生之爽襟樓，西岸积学憤世之梁巨川先生讀書处，令人

悲凉慷慨者乃民国五年梁臣川先生殉道于此也。

### 蝦米居鸣鸣馆

談飲宴者，嗜庄肴有天福堂会賢堂等，嗜馆肴有东兴楼正阳楼等。嗜奇特拿手菜肴有广和居致美斋等，而皆贵族化，非我輩措大所能向津者也。然平民前有其饮宴处求其有历史关系，及富于诗情雅致足资游赏，而不仅供老饕之口腹者，有蝦米居鸡鸣馆等处，蝦米居在阜成门外月墙寫桥内傍河设肆，蝦米居非本名，本名永兴居，而酒壶紙招均书蝦米居，居开于明代，以卖柳泉居甜苦二种黄酒出名。故市招书‘葡萄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

琥珀香’与其他酒肆之‘自称臣是酒中仙，天子呼来不上船’者不同，居亦有拿手菜然不以是虾米名，询之居中人何以名蝦米亦不知也，予多方探詢得阜城门傍河居住五十年之杨君，据称数十年前鳶桥上游，距桥半里内产青虾，甚肥硕如今之千子米虾，永兴居庖人善作鮮虾，尤喜片生虾，夏日冰镇生食如炆虾片，即日本食生鱼片法也。生虾美酒，于是以蝦米居驰名矣。光绪十六年京师大雨，河水暴涨虾种顺流而下，于是阜成门鳶桥之大青虾绝种矣，近数年来东直门护城河由角楼南行数里河内，（正当北平自来水厂西门外河地段内）忽产大白虾亦肥

硕如千子米，为平市大饭馆所需，所奇者，水中并无鱼鲙而上下游绝不产生，岂非与阜成门青虾同为地气所钟者，蝦米居面对甕城，背临大河，居主人辟后院设几席，植花草而后墙开各种形体小洞，如桃形扇面形，银锭形等，实以窗棂，以为酒客凭窗观水，远眺西山之需也。蝦米居今日之拿手菜，有冬日之兔肉脯，牛肉干，确有特殊风味，夏日冰盃亦不恶，予以为最有诗意者，乃本居未装电灯，晚间高烧红燭，风雨之夕，执白磁酒斗，劝君再进一杯，绝妙一幅詩画届。

鸡鸣馆在安定外寫桥北二道桥南，以售北路真淨流

及焦炒面片驰名，在外蒙古内附之时，营蒙藏商业者皆设肆安定门外外馆，最称富有，而热河东口货物亦均以安定门为孔道出发者以鸡鸣馆为收晚（即先一日准备出发翌日凌晨不必收拾即可启程），来北平者末站不宿店，连夜起行至安定門车马货物进車店，执事人夫无论夜内何时，均可至鸡鸣馆酒食盥漱，故鸡鸣之意一示早起，一示不寐也。近年来蒙古商业停止，外馆夷为丘墟，热河沦陷，加之汽车发达，鸡鸣馆遂因时势以俱衰也，犹憶偕詩社诸友北郊选胜，归途辄小饮于此，今则其地亦仅能仿佛辨识而已。

## 柳浪庄

刘同人先生既为帝京景物略矣，其发于文章诗歌者，亦殷殷于燕都风物景色之描摹，小品之精绝读之口角生香令人神往其品弥称北平之水曰“京城外之西堤，海淀，天涯水也，皇城內之太液池，天上水也”，而北平水源皆发生于西郊，素以软红十丈著称之北平，因西郊水多地湿，遂别有天地，西郊既有天涯水之目，其肖疏清妙之情景，乃尽溢于目前，于是寻诗选胜，连袂遨游，筑别业，建诗龕以西郊为目标，西郊以水名，长河附近，乃为目标中之目标矣，元明清三代以来，兰若别庄，时有兴替，白石庄，万驹

马庄兴于明，废于清者也，极乐寺盛于明仍盛于清者也。柳浪庄则至今仍未凌替者也。柳浪庄在海甸西五六里，昆明湖之西南，明清之际以柳胜，取柳浪闻莺之义而名之，柳最不寿多者只百年上下，故柳浪庄之柳随时补植，今则仅有傍河老柳，柳林则无也。柳浪庄皆水田，以种白莲（白莲之藕节短，而粗，肉白嫩且甘，红莲之藕节长而细，肉微老且涩，菓藕皆白莲之藕也）。菱芡（鸡头米）荸荠，茨菇，稻田等，夏始春余，叶嫩花初，既饶风景又便食饮，养鸟之士恒携笼赴柳浪庄押水鸟鸣音，城内所需河鲜，除少数为什刹海积水潭三海护城河产物外，大部来源为柳浪

庄及长河附近水田，柳浪庄所产河鲜，物既鲜美，价亦低廉。贩此者为业者，谓柳浪庄货价比较城中货价低三分之一，故四时负贩皆络绎于途。庄有茶肆，为负贩商量货色，驻足食饮之地。然花始放，稻穗初香之时，柳播绿浪，燕剪白云之候，亦常有文人雅士，徜徉堤上，听灌田汲水之歌，啜野菊山花之茗者。余往避囂青龍桥，每晨辄信足而行，不計程途，偶过柳浪庄，見青青莲渚，白鷺低飞，見人不惊，而柳含新露，朝暾初上，如漾金波，心神为之一爽，夫何地不柳，何柳不波，然皆无此意态，此固只足为知者道也。故喜游赏者不可不知柳浪庄，茶肆主人谓名驰中国之

海淀仁和佳釀蓮花白酒，即取此庄之白蓮苟对白蓮花飲連花白，滋味弥永也。柳浪庄之普通名称云何，即妇女皆知之六郎庄也。六郎面似蓮花名亦殊雅道不俗也。

### 萬柳堂

柳浪庄萬柳堂皆以柳名，然柳浪庄之柳不在多，乃在弥望水田，稻香蓮放之野趣，萬柳堂则由別業而廟宇者，負城郭對闔閭，供文人流連詩酒，其趣則文勝質矣。萬柳堂在左安門內之北，廣渠門內之南，載記稱在夕照寺之側，實相去尚一二里，堂為清初益都馮溥別業，康熙中詞林諸名士常雅集于此，萬柳堂初亦名‘亦園’馮公致仕歸

以万柳堂移赠石天术都统，石后为避权贵攘夺及传之久远计，改建拈花寺，仍以柳胜，乾嘉间仪徵阮云台补植新柳，并书‘元万柳堂’额。误以右安门外代廉希宪万柳堂为一处，然鼓吹风雅，功亦不可泯灭，同光间吴县潘文勤亦补植新柳，光绪戊子绩溪胡培翬于七月五日记郑康成于此，招宴名流，绘图徵诗，迨亦如儒林外史所记大祭吴泰伯，近人祭苏东坡之同一举动，不过文人雅兴而已，亦足征万柳堂后身之拈花寺时有墨客蜡屐也，近以拈花寺僻处东城隅，地势低下，积潦成瀦，不便游人，且无名花奇迹，只弱条柔枝，何足号召，是以不为今人所重，此寺

邻近义地，春秋致祭时，间有提壶携榼，小酌寺中者，今闻该寺僧呗叶梵经尚佳，与夕照寺鹫峰长老，常供应瑜珈施食佛事，予祖宅左安门外，佳城亦在附迎，每次探视族人或扫墓，辄便道一谒袁崇焕督师庙，过张篁溪张江裁一门风雅之张园，止于万柳堂饮憩后驱车进崇文门，是以万柳堂乃旧游之地也。壬申秋友人招饮夕照寺，酒酣一二友人乘醉欲游拈花寺，登益都相国之万柳堂，而凭吊焉，予止之不能，乃踏月行阡陌间，月光柳影，村犬吠声，睥睨如画，始知魏武租之诗，周美成之词真绝妙也。予性喜漫游二十年来憾未一探遗迹者，廉希宪之万柳堂也。

因附记之

(以上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本平

华北日报刊载)